

为《红盾英魂》而序

张 经

经常碰到不少朋友，甚至是一些领导部门的朋友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听我说自己是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都要问一句：“你们工商都管什么？”更有人马上就开始发牢骚：“哎呀，你们工商收的税太多啦！”久而久之，我不能不为我们六十万工商行政管理战友从事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工作不为世人、社会所理解而深感痛心和遗憾。这么多年来，不是没有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电视剧、长诗、报告文学热情地讴歌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及其英雄的人员，也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用自己的心血和辛劳思考与笔耕着这一块刚刚被开垦的处女地。但大约是由于这项工作的某些方面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得太普遍、太直接了，所以很多作品并没有将广大工商人员的命运和感情随着祖国血脉的搏击而跳动的那样起伏跌宕的生活揭示与刻划得准确而深刻、生动而真实。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处处长朱重桂同

志是一位老工商了。96年他就和我提起过,准备过几年时间较为充裕时把自己从事工商工作这么多年的感受和经历写一写。但我没有想到是,老朱在本职工作如此繁重的这两年,竟然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写出了这部多集电视连续剧《红盾英魂》的脚本。当他从广州打电话,用非常疲倦但是异常清晰的声音告诉我文稿已经杀青时,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从面上看,包括一些电视新闻,一涉及工商,无非就是清理整顿节日市场,或者纠正取缔一些无证无照随意经营的小商小贩。其实,从邓小平同志打开他亲手描绘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幅画卷的头一天起,工商行政管理就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要求,依据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在凡有交易行为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打击走私贩私,清理黄色垃圾和非法出版物,打击各种假冒商品与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行为,清理各种不良文化倾向,对多元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实施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查,进行各类广告与商标的注册、登记与审查,这些工作与公安老大哥相比,虽然少了一些刀光血影,少了一点明明白白的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但它们无一不是从各种层次和界面对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交易主体、交易行为和交易信誉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和管理,并对各类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商业道德、文化传统等活动进行

严厉的查处和惩戒。在如此繁多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不少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受了气，挨了骂，甚至流血牺牲，但是他们仍然毫无怨言，把气顺一顺，把汗擦干，血揩净，然后又不声不响地上班、值勤，到第一线去站岗放哨了。我时常在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忍辱负重，无非是把工作中的困难和心中的苦涩，当成履行自己神圣天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商人员也是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当他们走在党所指出的宽广大道上时，崇高的理想已经使他们把这些羁绊只充作整部工商史与他们的人生的当然内容了。

多么优秀的战友，多么英雄的士兵，更是多么需要大力讴歌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我常讲，喇叭还得自己吹，轿子还得自己抬，朱重桂同志的这部电视剧在一个侧面完成了奋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前沿的工商人员的一点点宿愿！

东方微露鱼肚白色，海上飘着薄雾，几点白色帆影，几艘万吨巨轮。

海鸥时而贴波而飞，时而振翅凌空而去。

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剪影。

半山腰的一座大院，大门侧边竖着“南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分局”的牌匾。

门内墙壁上嵌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赫赫醒目，光彩照人。

庄严的国歌响起来了，五星红旗顺着旗杆冉冉升起。

数十名着制服的工商人员，在向国旗敬礼。

俊俏的男女工商人员：大盖帽缀着国徽，双肩佩着红盾，闪闪发光；英姿勃勃，神采奕奕，有一股威武的气概。

卢金兰，三十余岁，亭亭玉立的身材，鹅蛋形的脸庞，一双亮大的眼睛，眉宇间透出一股干练刚毅的气质。

简国强，五十岁，中等结实的身材，浓眉下，一双深邃的眼睛……。

升旗仪式完毕，众工商人员散去……

有的往办公室走去,有的边走边哼进行曲,有的去花圃浇花,有的三三两两在谈笑,有七、八个人在练武术……

天色阴暗下来,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

秋风吹来簌簌作响,山雨欲来风满楼……

总值班室内,电话铃声一阵紧似一阵……

总值班员拿起话筒,神色严峻,双眉紧皱……

海隅山上,树林深处,乔艳芳窈窕的背影,风吹得散乱的头发,一身黑色紧身的连衣裙,她对着手机:“你们工商经检分局的邓毅副局长与几个同志,在海角村,被坏人包围了,有生命危险!……快,快叫人来救他们……”

总值班员“啪”地一声放下话筒,冲出值班室,边跑边喊:“卢局长,卢局长,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邓副局长与几个同志在海角村被坏人包围了,有生命危险……”

操场上的卢金兰,猛地转过身来,一副焦急的神色,略一思忖,当即下令:“快拉响警铃,全体集合!”

警铃骤然大作,在大院内回响……

简国强从办公室的通道里大步走了出来……

众工商人员飞跑奔向操场……

卢金兰大声地喊:“邓副局长与几个同志在海角村被坏人包围了,咱们马上出发!”

众工商人员向停车房奔跑而去……

吉普车、摩托车、面包车，鱼贯地开出经检分局的大门口……

车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而下，在海滨大道疾驰飞奔……

天空一声炸雷……

海涛奔腾翻滚，仰天长啸……

海隅山上，一间瓦盖的人字顶的大屋，紧闭的大门内传出呐喊声搏斗声……

屋外，王大彪与李小虎相互耳语几句，窜入树林深处……

远处，躲在大树背后的乔艳芳，时而注目那间大屋，时而望着树林深处怔怔出神……

突然，王大彪肩挎长竹梯，李小虎手攥几只硫酸瓶，从树林里窜出来，向大屋奔跑而去……

王大彪把长竹梯往屋檐一靠，李小虎像猴儿似地爬上屋项，揭开瓦盖，往屋内一看……

身穿工商制服的邓毅、冯牛、莲姐、侨生、小杨、小王筑成一道人墙，护守住数十个帆布袋装着的钞票……

十余个凶神恶煞的大汉围拢过来要抢夺装着钞票的帆布袋……

邓毅大声喝叱：“你们的老板，以开发房地产的名义，发布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骗取了成百上千的消费者交付购房款上亿元，而今你们妄想携带这上亿元的购房款逃离国境逍遥法外，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死也要保住群众的财产，我们死也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此刻，伏在房顶的李小虎，眼露凶光，歇斯底里地狂叫：“哥们儿快散开，让我来砸死这些大灰狼！”随即就疯狂地把一个一个硫酸瓶往邓毅、冯牛、莲姐、侨生、小杨、小王的头上掷砸……

屋内发出揪人心肺的惨叫……，这六位英勇顽强的工商执法人员被硫酸淋得面目全非，但他们像六棵顶天立地的青松直挺挺地站着，他们像一堵钢铁长城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在捍卫国家神圣的法律尊严……

画外，女高音领唱，悲壮的无字和声由远而近……
滚滚而来的大海波涛飞出片名《红盾英魂》

二

暮色苍茫，依山傍海的一条蜿蜒崎岖的公路，有一部帆布密封车箱的小货车，孤零零地在爬行……

驾驶室内，司机李小虎，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一双

贼眼滴溜溜的……

司机座旁，黄小桃，二十多岁，脸庞显露骄矜的气质，大眼睛，菱角嘴，一条乌黑的辫子垂在丰满的胸脯，她一脸困倦之容，时而闭目打盹，时而睁大双眼遥望前路……

小货车驶入城乡结合处的一个小村镇，在一座有溪水、芭蕉、竹林围绕的古屋前“嘎”地一声停下来。

李小虎打开车门，奔向古屋，急促地敲门。

黄小桃焦灼的眼光，望着那座古屋。

此时此刻，几部摩托车急驰而来，首辆有斗的三轮摩托车，坐着的正是身穿工商制服的邓毅，三十多岁，有一股所向无敌的刚毅气质。

袁科长、冯牛、莲姐、侨生、小杨、小王从自己的摩托车上一跃而下，迅速地包围了小货车……

古屋门前的李小虎，背转身来一怔，像兔子似地沿着田埂逃跑……

小杨、小王眼快，尾随着急追……

莲姐、侨生出示“检查证”给黄小桃看，便到车厢扯开密封的帆布，车厢内的鱼筐装满了进口的名牌手表。

冯牛指着车厢大声地嚷：“邓副局长，全是水货，洋手表，少说也有几千块。”

小杨、小王带着垂头丧气的李小虎来到车头。

邓毅说：“袁科长，你来开这部小货车，先把他们带回我们经济检查分局询问”。

小杨叫李小虎坐入三轮摩托车车斗里。

邓毅等人坐回各自的摩托车。

袁科长，四十余岁，仪容端正，驾着小货车缓缓而行。

黄小桃偷偷地看着他……

袁科长问：“啥职业都好干，为啥偏偏要干贩运私货犯法的事儿？”

黄小桃斜睨了袁科长一眼，浪声浪气地：“要赚钱要吃饭呗，不干？……你会发慈悲把我养起来？……”

袁科长严肃地：“倒卖没有合法来源的洋货，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是要坐牢的！”

黄小桃堵气地：“那你就送我去坐牢好了，我已经活得太累了，死了比活着好！”

袁科长皱了皱眉头，问：“你的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贯在干什么工作？”

黄小桃瞟了袁科长一眼，放肆地：“你又不和我谈恋爱，查我祖宗三代干什么？我嘛……四海为家，到处流浪，哪里好赚钱就到哪里去，”想了想，说：“等我赚了钱，我就和小龙回到山青水秀的老家去，开一间百货商店，快快活活过日子……”

袁科长冷笑着摇摇头，驾车望着前方的路。

小货车、摩托车队消失在夜雾茫茫的远方……

深夜，经济检查分局大院。

询问室，黄小桃正在询问笔录上签名，冯牛、莲姐坐在其身旁。

袁科长从门口进来，注视着黄小桃的背影，有顷，问：“冯牛、莲姐，她交待得怎么样？”

冯牛摇了摇头，大声地“她？……，脑袋瓜比花岗岩硬，就是不肯说出她老板的真名实姓。”

莲姐沉着脸，皱皱眉头，盯住黄小桃说“这个黄小桃挺狡猾的，嘴巴像抹了一层油似的，没有半句正经话。”

袁科长对着冯牛、莲姐说：“你们先去吃晚饭，休息一下。”

黄小桃坐在椅子上，悠闲自得地摇着大腿。

袁科长端坐在沙发上，偶尔看看黄小桃。

黄小桃仰起脸来，挑衅地：“你老是看着我干什么？……敢情是要把我吃掉？……”

袁科长厉声地：“我劝你放老实一点，好好考虑自己违法问题。”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

袁科长拿起话筒：“我是袁科长，什么事？……好，我马上就去。”放下话筒，向门口走去，忽地背转来对黄

小桃说：“你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悬崖勒马，现在还来得及。”

黄小桃不在意地低下了头。

寂静的询问室，可闻远处的海啸声，近处有几声狗吠。

临窗的花圃有一条黑影在移动，忽地窗门打开了……

黄小桃狐疑地望着窗外……

李小虎出现在窗口，向黄小桃招招手……

黄小桃奔向窗口，爬窗而出，消失在暗夜之中……

三

翌日上午，经检分局的会议室，会议在进行……

卢金兰、邓毅、袁科长、冯牛、莲姐、侨生、小杨、小王等数十名工商人员在座，张张英俊的脸庞。

简国强思索了一下，继续在说：“昨天晚上的事，我们不能看成一件小事，因为，黄小桃不是从我们这个经检分局的大门走出去的，而是从窗户从后门偷偷走了的，这里是一个谜，大家要想一想……，同志们，我这个姓简的党总支书记说起话来最喜欢老调重弹，我说，一首基调好的曲子，悦耳动听，百听不厌，为什么不能重弹？我说做人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有理想，要有

抱负,我说做人要光明磊落,要堂堂正正,要唱正气歌!
.....”

局长办公室,窗明几净,陈设简朴。

卢金兰与邓毅的办公桌合在一起,相对而坐。

卢金兰、邓毅各自在看“工商简讯”。

“笃笃”的敲门声。

卢金兰爽朗地:“请进!”

侨生推门而入,兴冲冲地:“报告卢、邓两位大局长,昨晚,我去艳芳娱乐城卡拉 OK,看见那个黄小桃
.....”

卢金兰与邓毅交换了一个眼色,决然地:“咱们今晚就去艳芳娱乐城看看.....”

四

夜雾笼罩海岸港湾.....

渔船鳞次栉比,炊烟袅袅,渔歌唱晚。

宽阔的堤坝上,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娱乐城,集酒楼、旅店、桑拿、卡拉 OK 歌舞厅于一体。

“艳芳娱乐城”的霓虹大字闪烁,顾客盈门,车器人喧.....

卡拉 OK 歌舞厅,中间是舞池,周围有无数的圆桌,沙发椅座。

灯光昏暗的舞池，几对男女翩翩起舞。

“月朦胧，鸟朦胧，……”轻柔的旋律在舞厅回荡。

侨生引着卢金兰、邓毅、袁科长、冯牛、莲姐、小杨、小王走进来……

侨生四顾寻觅，突然，看见暗角处坐着的黄小桃。

众工商人员不约而同地注视着黄小桃……

黄小桃与肥头大耳的高雅内在打情骂俏……

袁科长走上前去，大声地：“黄小桃，还认得我吗？……”

黄小桃一惊，呆住了，忽而一悟，讥笑着：“你喝醉酒了？……疯了？……，本小姐不认识你！”

袁科长声色俱厉地：“你别装疯卖傻，请你明天上午回咱们经检分局去继续交代问题！”

黄小桃推着高雅内的臂膀说：“高总，你看这个大灰狼乱咬人，你还不快点叫保安来把他赶出去？……”

高雅内背靠沙发，翘着二郎腿，悠闲自得地叼着一支烟，不屑地看了袁科长一眼，傲慢地：“你贵姓？哪个单位的？”

袁科长毫不示弱，高声地：“我是南豆市工商经检分局的袁科长，请问你贵姓？哪个单位的？”

高雅内慢悠悠地起身来说：“我姓高，名雅内，不是衙门的衙，是文雅的雅，这娱乐城我当副老总，啥事都可以摆平。”

袁科长问：“黄小桃的违法问题，你也能代她说清楚？……”

高雅内气得跳起来，指着袁科长的鼻子骂：“你他妈的说混帐话，老子上上下下都有人，还怕你一个小不点的科长！……”

邓毅走上前来说：“高副总经理，请你不要大声吵吵嚷嚷，咱们工商局是来执行公务的。”

高雅内鄙视地：“工商局？工商局？……，不就是去管管农贸市场，赶赶无照摊贩，收收市场费什么的，有啥公务好执行？……”

卢金兰严肃地：“高副总经理，工商局有什么职权，你了解吗？我告诉你，工商局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统管大市场，只要有营业性的场所，只要有买卖交易行为的地方，咱们工商局都可以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高雅内见卢金兰这班工商人员威严的气势，不由得软了下来，但仍故作大爷之态。

侍者龙小山引着乔艳芳走进歌舞厅，向着围观的人群走来。

长发披肩的乔艳芳，微高窈窕的身材，丰满的胸脯，明眸皓齿，顾盼生辉，风姿楚楚，穿一件黑色紧身的连衣裙，微微袒露的藕白色上胸垂着一条镶着红宝石的金项链。

龙小山高声嚷：“请诸位客人让一让，咱们娱乐城

的乔艳芳总经理来了!……”

乔艳芳小心翼翼地拨开人群,往中心位置一站,那张妩媚的笑脸,那双勾魂传情的凤眼,令周围的顾客鸦雀无声,为之倾倒。

乔艳芳向众顾客微微一鞠躬,柔声地:“诸位顾客,我的上帝,我乔艳芳来迟了,对不起大家了,这里出了点儿小误会,请大家回到原座位上去……”旋即对着小舞台一挥手:“奏乐!大家跳舞,欢度今宵……”

小乐队又奏起了欢快的圆舞曲。

三三两两的顾客议论开了:

“好漂亮的乔总经理,国色天姿,出水芙蓉。”

“看样子有三十来岁,那脸蛋,那风度,迷死我了……”

“有这样的大美人做老婆,有皇帝的位子我也不要了……”

“要是她能出来坐台,我一年三百六十个晚上都来守住她……”

有个顾客手舞足蹈在哼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乔艳芳走近高雅内身边,小声地:“高副总经理,工商局的人是咱们娱乐城的顶爷,咱们可得罪不起啊……”侧转身来大声地:“黄小桃,你得罪了工商局的同

志,还不赶快向他们赔礼道歉?……”

黄小桃窘僵着,微弯身子向众工商人员一鞠躬,低着头匆匆离开歌舞厅。

邓毅微笑地观赏着乔艳芳的表演……

乔艳芳背转身来,忽见久别的邓毅,惊喜交集……

邓毅与乔艳芳相视良久,目光含有千言万语……

卢金兰惊异的眼光……

袁科长疑惑的表情……

众工商人员相互交换眼色,有百思而不得其解的神情……

乔艳芳忽有所悟,笑容可鞠地伸出手来说:“毅,邓毅,西双版纳一分手,十年没见面了,真想不到今晚还有缘来相会……”

邓毅笑着说:“你现在是大经理了,刚才看到你精采表演,大开眼界,知道了女强人成功的诀窍。”

乔艳芳嫣然一笑:“过奖了,过奖了……”环顾众工商人员:“诸位,诸位,请坐,大家唱唱歌,跳跳舞,乐一乐,今晚诸位工商干部领导来赏脸,十分高兴,这个娱乐城我说了算,免费招待,我签单就行了,”轻盈的身子一转,对着酒巴柜台两指一弹,操着英语说:“威特(waiter),蓝带啤,威士忌,饮料,果盘,开心果,即上!”

侍者龙小山托盘而来……

卢金兰皱皱眉头,欲行又止……

众工商人员见卢金兰坐了下来，也各自坐了下来。

邓毅欲往卢金兰身边坐下来……

乔艳芳望着邓毅莞尔一笑，含情小声地：“十年没见过你的面，挺想你的……，能到我的办公室去聊聊吗……”

邓毅犹豫了一下，走近卢金兰的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卢金兰看了看乔艳芳，默默地点了点头。

邓毅随着乔艳芳走出歌舞厅。

小舞台上，侨生与个体户丹铃在唱着：“在雨中，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宽敞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

乔艳芳坐在大沙发上，深情地凝视着邓毅，含笑不语。

邓毅也笑看着乔艳芳，自顾抽着烟。

乔艳芳柔情地：“这十年来你过得好吗？结婚了吧？小孩几岁了？长得挺可爱的？……”

邓毅默默无言地摇了摇头，低下头去，避开乔艳芳灼热疑惑的眼光。

乔艳芳微微一怔，忽而轻声地问：“为什么？……能告诉我吗？……”